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 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 莆田王元善通攷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熊禾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孝  
 政七章兼言  
 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

於耕反

也都大梁

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

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

僭稱王

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按綱目周

三年乙酉為惠

通攷

趙真曰魏之先甲公高之後音獻公以

至釐立為王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及豕紀年梁惠成王九年

通攷

許謙曰顯王三十五年當魏王三十九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去  
聲饜於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  
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  
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之公卿采菜音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  
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通鑑**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  
以文德而措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司馬掌邦政軍旅屬  
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田而制軍制軍旅屬  
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  
同同方百里同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  
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一立有戎馬四匹兵車一  
匹牛三頭四立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車一在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  
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  
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周之制不及七家給

或牛也一曰百里提封萬井提卒也卒四封之內也除山川  
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鳥鹵也沈  
謂淵深水之四下也斥鹹鹵之地宋大夫采地也定時賦六千  
井成馬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  
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  
侯之六者也是謂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  
出賦六者也是謂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百里四  
馬素具于**通鑑**吳程曰按王制天子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戈有奇為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  
里漢刑法志云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  
故漢刑法志云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  
十為終終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田十萬井出車千乘同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天子畿內  
不問要之孟子則千乘之時就當封十百里提封萬井出車  
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時就當封十百里提封萬井出車  
卿視侯則方百里也王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  
地視侯則方百里也王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  
凡出車一乘則有讀百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千乘之  
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一曰輕車甲馬四匹隨  
拒重車四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一曰輕車甲馬四  
曰重車四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一曰輕車甲馬四  
及五人車共二十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共七十五  
輜重兩車共二百人項安出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人



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人。其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下殺師軍之長。自然無所。翻覆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弑下殺上也。壓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一得千。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壓。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先師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未兼言仁。義中單言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兼言仁義。該兼用之。至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通曰。五行

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上文仁義一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已有仁義之利也。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言。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孟子上文有仁義者。何哉。蓋有仁義中。義之利。有仁義外。利之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成。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評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莫切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偏設反側。惟已足。徇故曰。人欲之私也。○蔡氏曰。孝者細玩而



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然只說  
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誦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故○通曰朱子深有所取於三山黃登  
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利害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  
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事集註  
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  
利不出乎義之外苟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太史公曰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  
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談為太史公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  
史公西漢龍門人○或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孝耶  
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  
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  
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反又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  
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  
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

事必利己而已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射順有常而自  
無不利○通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  
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  
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後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  
弊之極孟子以為造端詭始者所以謹夫孝者心術之初  
發明曰孟子一書以過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遺人欲  
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  
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義利理欲之分



右第一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樂音洛

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子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提撥也

孟子說推是賢者樂此則非謂賢者之意也

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全矣

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丞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經量度待洛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修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

丞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

沼臺下有囿養禽獸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

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

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

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

樂也

通政許謙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

以無所不廣此在郊之外者即靈臺之囿也

又二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有六明在位四十六年

惟靈臺之意也七十鹿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樂

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魚鹿云云尤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言音曷喪去

聲女音汝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  
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荷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  
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  
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  
能保其樂也張氏曰民一也君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  
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取自樂之心則是以遇人欲  
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濟天理矣先師曰南軒渴  
人欲橫天聖六字可斷孟子七篇理提出以示孝者夫同  
一臺地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  
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  
民情而自樂則民怨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之同  
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是事實說仁義便說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使說文王靈臺  
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為同樂獨樂事實

以樂者言

庶民攻之不  
庶民子來民樂其樂

同樂獨樂之異

以不樂者言

鹿鹿攸伏  
鹿鹿濯濯  
白鳥鶴鶴  
於初魚躍  
時日曷喪  
不能獨樂  
及女偕亡

此引詩以明賢  
者樂此之意

此引詩以明不  
賢者不樂之意

右第二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  
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移粟民自  
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真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声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如詩匪直言此以譬

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

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

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輔氏曰周禮

十有二聚萬民無所謂後粟之事然 **備國** 以許謙曰其註兵

大荒大禮則令邦因移民以辟災就賤 **備國** 以許謙曰其註兵

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鈜鈜之形

鐃如小鐘以爲鼓節 鈜如鈴執而鳴之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龜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

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空烏瓜下之地水

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通鑑 周禮地官司

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

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通鑑

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爲

治去 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祖本節愛養

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

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

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

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







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  
十步計謙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爰與此不同或製或周之制異或孟子  
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庠序皆學名也申

重直用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下音為  
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有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

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

於道路矣通效  
許謙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  
未曰問有序鄉有庠序以  
明教庠則行礼而視化  
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舉重以

見形旬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首也史  
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  
書有曰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  
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

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饒氏曰五  
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  
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  
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

左右並去聲如左是王道之成也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女用  
右手之右本音有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  
上文王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刺平表反  
檢制也孝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貸他代也

歲請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  
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

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倉刀刃者之殺人不罪歲則必

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  
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不出曲長桑教養等實事  
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天命之改人心而已人之心人之心猶知尊周可知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之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民矣

以行小惠言

移民河東  
移粟河內  
河東亦然  
不違農時  
不入洿池  
斧斤以時

非王道之要

此王道之始

以行王道言

五十衣帛  
七十食肉  
數口無飢  
頒自負戴

此王道之成

右第三章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鉤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政謂虐政也

政殺人之承

**通政**

吳程曰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反力驗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在之惡去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

備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

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能踊跳故各曰備故孔子惡之去聲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漸孔子惡之者以此通論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

可用也哀哉死而用生者之器也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通論惡其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

未流必太不可不謹孟子因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取以成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

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扶音父母之於子為去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豐山

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

王政一至於此乎○發明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

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

自竟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細習而以為民父母者

何也已右二章成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渴人通論曰熊禾

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

章言井田學校乃王政之大經此言庖肉廐馬尤救時之急務

殺人以挺與刃 殺人以刃與政 無以異 此謂均 作俑無後 此猶 不可 為民父母行政 庖有肉而馬肥



民有飢而饑瘡  
不檢恤  
政殺人  
使民飢死  
而可

右第四章

孟子卷十二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声喪去声比必二反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治而令太子申

鞅伏甲士襲勇公子因攻其軍及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攻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去昭陽戰敗亡其七邑通證史記魏世家惠王十六年魏使楚世家懷王六年魏與楚將去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出皆去聲撻奴豆反長上声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賦則民得養生所以

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

而樂音洛於效死也語錄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

而樂音洛於效死也語錄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







以仁者無敵言

彼奪民時  
不得耕耨  
凍餓離散

○往而征之

此孟子欲  
救民之論

右第五章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慎觀王二年襄王與惠王卒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声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畏之威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

辭氣乃德之符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

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特利也甘也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

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與之乎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字音勃由

後多做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孟子內並以周月

**通政**

定明謂夫子

改冬十一月為春正月

意以為春秋改時

揚氏胡氏因之立論

事而所載時人之言

也孟子願季孔子用

沛然雨盛貌淳然興

頸也蓋好下生惡死

下悅而歸

其意而詳究其實未

高祖及光武及唐太

以不嗜殺人致之其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

遂以亡國

也此亦喝人欲存天理也

子學於梁襄王

右第六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

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

公名重皆霸諸侯者

卒謚法善問周堯曰宣許謙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上音闕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

之所見言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

容貌可見

可知人心之所存

卒聞天下亟定

詞氣可見

可知人心之所同

不嗜殺人能一之

好惡可見

可知人心之所同

不嗜殺人能歸之

好惡可見

可知人心之所同



子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宋之聞也無以則正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童子各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

王去謂王天下之道范氏曰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士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斲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斲音核釁許刃反舍上声

王見牛之斲斲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

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

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

子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宋之聞也無以則正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童子各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

王去謂王天下之道范氏曰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士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斲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斲音核釁許刃反舍上声

王見牛之斲斲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

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

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



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何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

是也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論婦

齊宣王見牛之殺鯨將死一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

發者不能有所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

氏曰論語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

能禁止者語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

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

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

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

所不忍豐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去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

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

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

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語錄問仁術曰當

齊王見牛將惻隱

齊王見牛將惻隱



術之心已發於中。又覺鐘在不得。只得。以不見者易之。這是用  
術處。既周旋得。那事。又不得。後人。把忍心。則此心。乃得流  
行。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人。把忍心。則此心。乃得流  
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有。巧。底。道。行。始。得。若。當。此。事。無。箇  
措。置。使。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謂。術。也。  
或。問。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謂。術。也。  
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謂。術。也。  
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  
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通。曰。若。仁。民。之。心。則。豈  
一。本。心。也。已。發。在。於。廣。充。未。發。在。於。預。養。通。曰。若。仁。民。之。心。則。豈  
忍。此。心。也。已。發。在。於。廣。充。未。發。在。於。預。養。通。曰。若。仁。民。之。心。則。豈  
廢。此。心。也。已。發。在。於。廣。充。未。發。在。於。預。養。通。曰。若。仁。民。之。心。則。豈  
之。此。正。用。術。之。意。而。行。故。謂。之。術。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  
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

王謗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

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之也張氏曰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

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  
應○通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  
充以擴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

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勿去

下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

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

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則隱之發

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



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註則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入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

愛物難○張氏曰親親而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

由二本而其施有亨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天理之動所以

者蓋方見牛而不忍無以藏之而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

物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藏之而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

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先師曰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再難得最緊切乃是禽獸而功

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得最緊切乃是禽獸而功

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仁使王能自其不忍之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声為長之為去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

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與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

幼畜詩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連於

掌言易去声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

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

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

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

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推本



而再問之未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

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曰因愛物者及人

說得親欲其因愛物之心所謂王道也○饒氏曰因愛物之心

見得親欲其因愛物之心所謂王道也○饒氏曰因愛物之心

何難且遠之有運於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

是易知這箇是易行○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

魯齊王氏曰善推也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

此○通曰須要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始言愛物則曰人

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

本同與一氣又非何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勿則曰骨肉之親

是為理一而分殊難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九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

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

惟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其上請度

之待洛反

權稱去声下同鍾反直垂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

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之而後可

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

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

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

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指思是以及禽獸而而於此請

王度之也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

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其

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通曰上

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推度以此去

度○本然心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

時道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

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

侯又却忍為之便是



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求也此節一  
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  
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不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

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

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橫天理之人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其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宋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為之為皆去声便令音平声辟與關同朝音湖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

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若如此也所為

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

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之一也千里者九齊楚燕秦

國吳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二千里為九州以衣服必不

能勝即有敗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反形句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湖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法天下之本也近者

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

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張氏曰

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已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建益中國自出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技求於私耳齊

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

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辟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

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

矣罔猶羅網數其不見而取之也通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

贍特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亦

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說見形旬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計八口之家次上

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去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

聞去而民不彼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

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

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

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通曰此章甚詳集注斷之

斯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

入于彼無必出於此出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

對鴻麋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

無道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

則曰號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謂不為言交兵之不利

者宜若未至其甚善而攻之反其甚切何歎蓋前數者一病為一

理耳故明而人欲可退矣至於霸者功之說易以感人之要則天

趨之則其失正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

行王道必先保民欲保民必行仁政仁政必自井田孝悌始

而其本則發於一念不忍人之心而已伯道急於富強不忍

之發而私欲已錮之

此孟子所以不合也

老老及此 小本可以敵大 此不反 明君制民之產仰此可



人之老  
人之幼  
人之幼  
人之老  
寡不可以敵眾  
弱不可以敵強  
其本而  
所欲反  
不可得  
故民之從之也輕  
恒產  
恒心

見生此  
不忍惻  
發此  
制此  
發此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  
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頽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制民之產  
之法乃王道  
之要而仁術  
之所推也

仁  
見死隱  
政天  
民施  
政發  
無飢頽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能反  
其本而  
所欲不  
求而至  
今也制民之產仰  
不足事父母終  
身苦凶年不免死  
亡此救死而忍不  
贖奚暇治禮義哉  
恒無  
恒心

右第七章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程隱復心 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言交鄰之道四  
五章言仁政七  
章論親賢之道八  
章言湯武征伐九  
章事君當行我  
之道不可狗吾  
之欲十  
章告齊王皆湯武  
吊民伐罪之意  
十一  
章交鄰之道十  
六章言孟子出  
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法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通攷**  
趙真曰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先王之樂咸池大章

初節漢武是也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

獨樂音洛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頰音遇夫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管籥也籥如笛而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曰

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詳析羽為旄王者游

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

而直有羽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

也因好樂而及田獵以**通攷**趙真曰樂以鼓為節周禮鼓人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上声。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饒氏曰：庶幾無疾病與，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張氏曰：古與今同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子孟子不據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也。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

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

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

咸英韶濩，反胡故無補於治也。通攷趙直曰：周禮大司樂註

大護湯樂咸池，言真無不施也。英華茂也。招紹樂，大磬舜樂

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吳程曰：五英帝，帝音樂，故孟子告齊

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先師曰：不郵民而自好，由俗之樂，以

問而自漸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漸之，孟子不詆

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

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好樂

以孟子之言觀

樂無古今

此救時之急務

以夫子之言觀

必用韶舞

此為邦之正道

右第一章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直音反

圃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反以講

武事通證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伯諫曰

不足以待備器用則君不奉焉云云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

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狝殺也

則取之无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音務於稼

穡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閒曠之地以為圃然文王七十里之

圃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音余張氏曰意齊王

有假文王事以為逢之者文王上言崇圃如此蓋其蒐

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圃耳以芻蕘得往知其然也通攷吳程曰

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直音反

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直音反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芻音蕘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通證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諱

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先師曰前篇罔民與

取禽阱取獸以誦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圃一也設禁阱民

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擴天理

而已

論圃大小

文王圃七十里

芻蕘者往焉

此民猶以為小之故

齊王圃四十里

雉兔者往焉

此民猶以為大之故

右第二章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音重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音當音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惟仁者能忘已之

實只字之取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惟智者為能安已之小而不事鄰國之大

自合其地也小之事太弱之湯事見形句反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趙真曰詩二章言古公曾甫來

亦不墮厥問朱子傳云言大王雖不終絕昆夷之愠怒亦不墮墜已之志問是皆指大王而言集註引詩以不合无章曰

也通攷劉變于西戎邑于西戎昆夷于西戎其後三百餘戎狄攻

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西伯○吳師道曰肆不

國語史記輔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孰小者有

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

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

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

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勾踐始見春秋魯哀公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編覆反數無不周徧

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語

問樂天畏天不同必仁者而居小國固不為智者之分別曲直

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曰得之○或問悉

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

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六事小而不可化為難如高與昆

夷之無道湯文慤勤而厚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

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

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

立如德馨與與之方強大王勾踐外卑射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制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

文保養美高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勾踐惟

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舜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

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

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

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通

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能廢

即是不敢違理包含編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

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精微如此

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指辭之精微如此

祥曰小事大○大字小○左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集註解事小

為字者本古語仁人之心既忘已之懼天人之小弱雖曰字

###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之其交祭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俱作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引詩不及祭天一邊亦偶然耳○語

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發明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

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天不易事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於衆也遏詩作按止也



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之衆也。篤厚也。祛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通鑑詩皇矣帝謂文

然心敬羨。誠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陽。但旅云云。密密。頃氏。姑姓之國。在今言文王征伐之始。他無所畔。接敵美。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之。不。萃。此文王之。大勇也。通鑑趙真曰。昔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取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饒氏曰。書言寵

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言書之有罪無罪。指外而言。孟子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

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

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

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

天下。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之所

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

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

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通鑑

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樂要分別

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桀獨際之類。○通曰。夫子宜以



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  
勇是謂夫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不明義理之勇必無之  
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有側**  
**恒無**  
**計數**

**以大事小言**

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

**此見**

樂夫者保天下

自然合理包  
舍福覆无不  
周遍此保天  
下之氣象也

**明義**  
**理識**  
**時勢**

**以小事大言**

文事雉鷩  
句踐事吳

**此亦**

畏天者保其國

不敢違理制  
節謹度无敢  
縱逸此保一  
國之規模也

**有血**  
**氣義**

**以小事言**

撫劍疾視  
以敵一人

**此血**

王請大之

**此言能懲**  
忿則能  
恤小事大  
以交鄰國

**理之**

**以大勇言**

文武一怒  
而安天下

**此義**

王亦一怒

**此言能養**  
大勇則能  
除暴救民  
以安天下

右第三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雪宮離宮名也。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言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子思子言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言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賢者有此樂，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

通政。吳程曰：集註以上篇賢者樂此為指賢君。此章為指賢人。不應一義。恐亦如上篇。子曰：有言賢者樂此，樂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



若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集註似連下文。作一。包讀。又曰。雖猶別也。別作官。以爲行幸之所。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聖之公。憂則憂以天下矣。於是齊景公事。蓋道其國之故。曲以告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音放。

晏子對曰。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通政。趙惠曰。轉附作轉。鮒屬萊州。吳程曰。轉當知字上。

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通政。趙惠曰。轉附作轉。鮒屬萊州。吳程曰。轉當知字上。

天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

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去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以上晏子言先王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通證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諸侯

從通證於禮謂之官社於是乎出意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

行旅從社也於此是乎出意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

為旅從社也於此是乎出意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

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怨謗也

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

下文諸侯請附庸之國縣邑之長糧食君之行也師行而

食也必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底命

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音平去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時掌謂

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

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韓氏曰荒是廢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行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論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吐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

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

通證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註宮

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屬金金為

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一絲次宮次君者也角屬木以



青蜀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綉正長，方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絃羽為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一絲，通攷重而尊，故為君。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二分，最益一以生，絃用七十，故為君。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二分，最中此君為劣，此物為優，清獨中人之象也。亂則夏，其人怨也。歲火音二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絃徵屬夏者，以夏物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絃屬水者，以其最清，冬物聚物之象也。亂則危，其時財匱也。景公所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上曰：別，按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子孟子說。○真以為愛君也。縱君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通曰：齊景公能聽晏子之言，是可惜也。先師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夫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

而實相開，憂民之憂者，必不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為諸侯憂，人欲也。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張氏曰：孟子蓋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蓋新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

人不得而非

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

與同樂非也

巡狩述職

省耕省斂

流下流上

從獸樂酒

此見下不

安分非理

此上不恤

下皆非理

此以先王

之法者言

此以今時

之弊者言

樂民之樂

民樂其樂

憂民之憂

民憂其憂

一遊一豫

為諸侯度

流連荒亡

為諸侯憂

此見

樂以

此見

天下

此見

莫非

此見

廢時

未有不王

惟君所行



右第四章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去朝諸侯之處漢

時道北止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反又

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大

山天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去

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

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東之南為

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中為玄堂太廟此之東即東之北為

中為總章太廟此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此

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大廟太室此

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

右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

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此然也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互見蓋夏則宗廟王宮之制則王宮

趙惠曰周制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七筵室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蓋夏度以步殷東西九筵南七筵室崇一

為筵堂上五室象五行明堂中未水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

五行先東方放東北之堂為未水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

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中火大室有四室四角之室亦皆四室

賈逵釋閏月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

是也若聽胡則左於其十而聽胡焉

王曰王政可得聞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吉聲孥音奴鰥姑頑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



**通政**

許謙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

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

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其公田是九分扶問而稅其一也出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

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

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議祭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

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音之稅也澤謂諸水梁謂魚梁與民

同利不設禁也通政趙惠曰察異服異言周禮地官司稽司

規不與人同王制關稅禁以異服異言異言不物者註不物衣食占

而不在開關而不在征夏殷法也文王之異言不征其後則有

無禁周禮必有擇虞為之屬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孀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不孀惡惡短也先王養民之

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

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

月之篇哥可也秦醉貌正月未章之意云此

可哀也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

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所以兼二

路博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無所告九

發政施仁必通政趙惠曰孟子以孤獨為序者輕重之

先斯四者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饒有寡多有二等等之故先言孤獨以

重者先之禮運先於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等之中則於寡

為重獨於孤為輕蓋孟子言切而無父則孤為重鰥然不

能寐曰常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寡保也僕然單

獨也孤鰥也鰥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託

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通文金履祥曰積當作

饑乾音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成音成饑糧也嚴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威斧也揚鉞音越也

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通文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

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通文金履祥曰王去去聲民亦有饑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

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

去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率循也滸呼五水聲也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率循也滸呼五水

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札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孟子

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

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辨辨○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廣充其善

心理擴天而格其非心過人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旄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



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學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折於幾評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  
之際也○語錄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即謂天  
此引尊之何也曰此亦自分義利時人自不察耳○補氏  
似若疎且易矣然必使之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勇好色則  
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  
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經  
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通曰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出五峯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  
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  
人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  
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  
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  
君於善無非過人通政奉天揚獎曰齊宣王問孟子曰寡人  
欲而存天理也通政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寡人好勇  
三者亡國之舉人之所其耻而宣王發以爲問其  
誠可尚也其病可救也言之不入無知之何也

耕者九一	此寡人	居有積倉	此好貨而	王如好	此言寡人
仕者世祿	文此寡人	好貨謂好	行有寡糧	能推以	貨好色
關市不征	治王自	行有寡糧	行王政	與百姓	若能過人
澤梁無禁	岐寡人	內無怨女	此大王	同之於	欲存天理
罪人不孥	之寡人	而無曠夫	好色而	王何有	未嘗不可
不虐無告	王好色	外無曠夫	能推以	行此王政	行此王政

右第五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此必

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



上聲也鏡氏曰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  
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頷左右而言他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  
 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輔氏曰頷左  
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鏡  
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  
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  
無服善之心故頷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  
於自責矣然○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各勤其任無隨  
亦恥於下問○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各勤其任無隨  
其職乃安其身

論下職仕



右第六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魯水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  
 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  
 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昨日所進用之  
 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告之告上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可以免識其不才而告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與平踰尊踧踖禮之常也不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



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疏者踰戚非親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者踰尊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其謹能得已至是至謹之意人君於賢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踰戚者未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

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

俗而為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齊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

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

實然後從而用舍上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

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如此方見進賢

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

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

此非親信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

出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結上文天討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亦因用舍而及刑殺

進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其焉者殺之也○張氏曰既言

正卿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於四凶殺之於

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國人之理矣

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去曰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此尊而國君進此言尊左右曰賢未世臣與國同賢如不親或有可大夫曰賢

休戚者得已將必進疏親臣與國同休戚者得已將必進疏

親臣

此親而尊疏踰賢用之親臣與國同休戚者得已將必進疏

右第七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傳古亦心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

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扶

反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

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紂罪浮于桀故下文

舜倫只是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一

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那仁底但分而

如此是賊仁是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

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齊壞了義隨事

是殺人底人一般賊義之罪輕似手是上傷損一般○輔氏

於心絕滅天學則是珍闕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



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  
集註下文率士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大戒發明曰  
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殊然仁義皆根於心  
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又只以殘賊之人為言○王  
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大露處○王  
勉人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  
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弒之罪也通曰無孟子之說無  
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子思子中來  
也  
**通攷** 湯武是疑於仁不知湯武是疑於義

以臣辭其君言

放桀

如之何其可

此孟子所以

以間諜一夫言

伐紂

未嘗不可

戒後世之辭

右第八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去夫音扶舍  
上声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計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  
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

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

國語曰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加蒲而名重二十四分升之

其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民饒



曰兩箇善言前是兩意前善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善是說愛國不如愛玉○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此耳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前善言王欲小用賢者後善言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行賢者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求賢治國之譬

夫人 幼而學之 壯而行之

此見巨室必求 此可見 所學大木勿學 求賢不 者大不得壯行 如求木 此見 彫玉必使 此可見 小之 玉人治國 愛國不 則曰從我 如愛王

右第九章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噲詩讓國於其相天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閉不閉遂大勝燕偏

史記燕世家

伐燕齊使於燕以事徵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之人之謂克賢者以其議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諫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朝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二年國大亂百姓相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太子之諸將謂齊潘王曰因而死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之者數萬人同姓百姓離去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之時不可失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声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序說何氏曰田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指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伯以五旬而即卒之若以人力論



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不取必有天決者王本  
有利燕之心特許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  
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  
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  
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  
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語錄此  
亦是齊  
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  
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首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冊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

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  
矣生師曰言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故知天命當  
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  
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望齊之仁而歸之齊  
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言之也  
**通攷**  
趙真曰腹方口圓曰壺能以竹為之長  
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舌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  
悅則取之  
取之而不  
悅則勿取  
以武王之伐  
紂言則人情  
有可取之證  
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  
亡則民皆  
悅於從齊  
以文王服事  
殷言則人情  
有未可之證  
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  
虐則民又  
轉而求救

○右第十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七十里為一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蘇完五德胡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齊律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

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

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則止

通攷唯謂之雲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

矣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

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

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倍力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去燕而增

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高則燕人悅之而齊

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

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倪與老同

反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

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略無所

之為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饒氏曰當時只是子會子之

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會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

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

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踐田而奪之件齊王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  
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其所學  
以徇之哉程復心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集註  
又益以臣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  
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以湯征葛言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若旱望霓

此見湯七十  
里而能為政

變誅其君弔其民

若時雨降

以齊伐燕言

簞食壘漿以迎王師  
殺其父兄係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以為拯已

此見齊千里  
而不行仁政

右第十一章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開胡弄反勝平  
聲長上聲下同

閔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反力驗而不知恤民故君行  
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有司所以然者皆君  
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對鄒君言。故略有司而  
專勉君正本之論也。○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之敬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為去。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  
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  
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親  
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先師曰  
君之語非特為  
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常深體之。衛父兄。鄒君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  
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忘言焉。得  
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  
死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平時

以穆公問言

鄒與魯聞吾有司死者二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  
凶年飢歲老弱  
此見上  
怨乎上  
所謂友  
乎爾者  
君仁行上見此  
愛斯民  
親其上  
亦民見此

以穆公問言

轉溝壑壯者散  
四方有司莫以告  
殘乎下  
所謂出  
平爾者  
政其民  
死其長  
愛之

右第十二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

形旬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  
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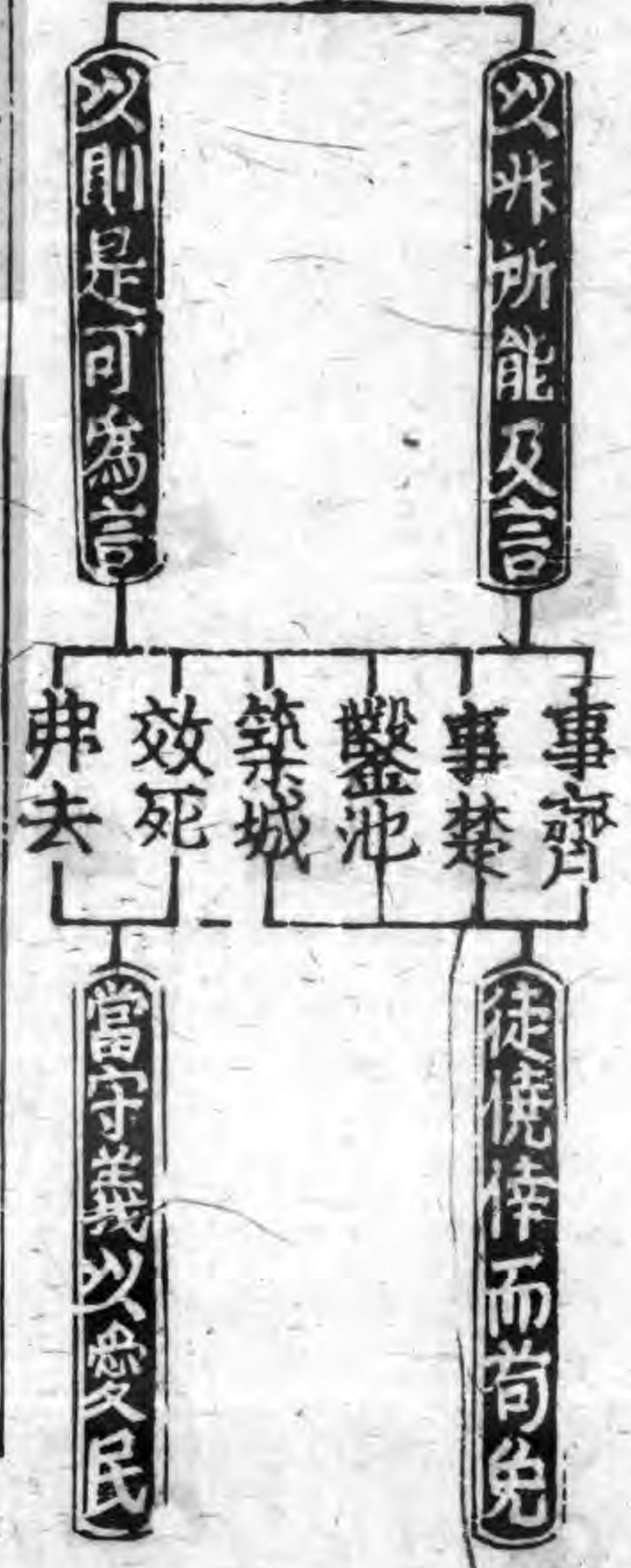
僥倖而苟免時○通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  
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張氏曰與其望二國守已以求安

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去民效死以守之是在



我所當為之重。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先師曰。城池地利也。民也。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有國者之謀。



右第十三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通國。金履祥曰。薛。任姓之故。國。奚仲仲虺之後。

文公以其偪與逼同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反形。甸下。

章

通攷

趙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復。邠。是也。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

詩。篤公劉。即。邠。之事。又九。出。而。太。王。去。邠。遷。岐。縣。詩。所。言。是。也。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間。及。芻。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王。沮。漆。率。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許。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畜。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程。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声。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

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

不失其正令。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激幸。○  
薛於其所難必通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張氏曰：所謂為善者，天理而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出之有王而必其成功也。若其期於成功之意，則已而不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

以滕文公懼齊言

如彼何哉。此當為善而已。於天以苟為善言。

君子

創業可繼

此竭力於其所當為

以大王去邠居岐言

非擇取之此終不得已也。於天得命以必有善言。

垂線

成功則天

此不僥倖於所難為

右第十四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迂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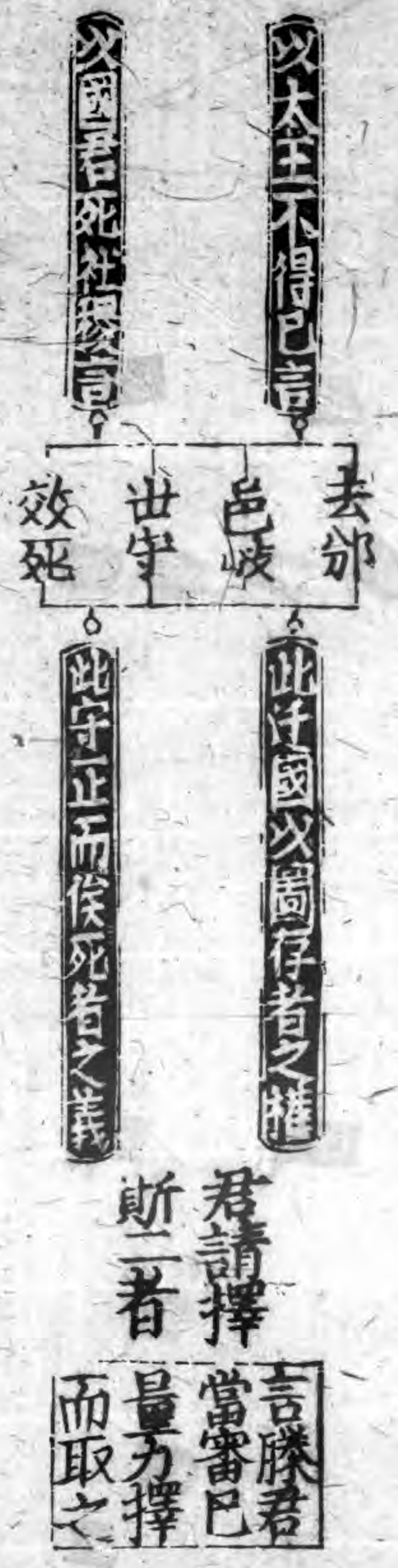


致死守之不可告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所謂國  
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通證齊公羊傳襄公六年十一月  
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君者卒城國為重。通攷趙惠曰公羊傳襄六年齊侯  
殺君死之正也。襄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  
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通證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  
量力擇而處之可也。語錄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  
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通攷吳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  
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通攷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改  
經。○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  
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  
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

擇於斯二者。輔氏曰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又曰孟子所  
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  
此則必為儀秦張儀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  
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 右第十五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人十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天者有命脩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  
奉行天命不當委之天也。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  
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夫之未喪斯  
文也。天之將喪斯文也。予何也。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欲喪斯  
文也。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  
文。一說是我為主。二說是我為主。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  
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為主。二說是我為主。天既使我  
得與於斯文。則天係乎我是以天為主。一說是我為主。二  
說是我為主。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天係乎我是以天為主。  
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臧倉沮子學。

以一時之出處言。

行使之

以謂人力之可及

以一時之盛衰言。

所以行

實乃天命之所為

所以止

右第十六章

孟子卷之二



正